

司空表聖
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舊鈔本

司空表聖文集序

知非子雅嗜奇以為文墨之伎不足曝其名也蓋欲揣
機窮變角功利於古豪及遭亂竄伏又顧無有憂天下
而訪於我者曷以自見平生之志哉因摭拾詩筆殘缺
亡幾乃以中條別業一鳴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孫耳其
述先大夫所著家諫錄乘傳及補亡窮名雖四歲能賦
詩其書水輪陳
居史十六卷對
氏四史三十卷贊祖彭城公中興事并愚自撰密史略
別編次云有唐光啟三年泗水司空氏中條王官谷濯
纓亭記

司空表聖文集目錄

一鳴集

司空圖 字表聖

第一卷

雜著

將儒

銘秦坑

宣城遺事

辨楚刑

容城侯傳

移兩神

議革典

上譙公書

天用

與王駕評詩

說鸞

第二卷

雜著

與李生論詩書

題柳柳州集後

休休亭

山居記

注恣狂賦後述

題東漢傳後

貽王進士書

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

與惠生書

第三卷

雜著

疑經

疑經後述

復東君後書

與極浦書

月下留丹竈

與臺丞書

書屏記

第四卷

雜著

送草書僧歸越

絕麟集述

答孫少書

段章傳

華夷圖

烈婦傳

說魚

第五卷

碑

文中子碑

盧公神道碑

王公生祠碑

第六卷

碑

王縱追述碑

華帥許國公德政碑

解縣新城碑

第七卷

雜著

王公行狀

上考功

石氏墓誌

復安南碑

第八卷

雜著

題山賦

共命鳥賦

釋怨

春愁賦

情賦

連珠

詩賦

第九卷

雜著

温州仙巖寺碑

三賢贊

觀音贊

李翰林寫真贊

今相國地藏贊

香嚴長老贊

王貞公贊

相國老君

化莫雕刻律疏

澤州靈泉院記

第十卷

雜著

壽星述

擢英集述

觀音懺文

迎修十會齋

雲臺三官堂

十會齋文

注隱征賦述

陳車文

成均賦

司空表聖文集目錄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一

雜著

將儒

儒以將道肥其內也武以將威肅其外也未有內自瘠而外能勸者嗟乎古之用儒其所寄誠重矣儒之將道必欲張其治也獨將之不足修其道故分已之任以寄于人亦由資衆力以夷大略綽綽然其甚闕也如有用於時者天下不幾_平於治哉嗟乎後之為儒其力寔贏矣簡固以自持寤寐而多_口知所以任之於己不知所以任之於人而責之故雖用於時道亦削然不喻將儒之權耳且古之言兵必本於仁誼反是則一決之勇未足為武一智之謀足以奪其機矧兼吾道以制於未萌哉嗟乎道之不可振也久矣儒失其柄武玩其威吾道益孤勢果易凌于物削之又削以至於庸_{宋本}妄於武可也必將反是請先將儒

銘秦坑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覆儒讎偶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紀思門王公宣城遺事

上四年春以大河南王公治狀宜陟詔假被部尚書按察宣歙池三郡既即治未涉時吏化民悅晝亡可為冬十月賊始自同安分濟入備至_{或作主}德_池公遣將隊疾以兵助守池州亦有僞賊少却會其黨繼至聲言扣辟實欲轉蘇南陵公揣之如其計命樊備進扼青陽路備故自彭門分公察其健決而易敵試之遼陰無得輕動備任去會諒者言寇少將遁氣欲生沮之麾兵不顧既而越險賊遂至軍遂委而遼開二日馳歸以敗告公救其違命立斬以徇諸將在南陵聞之者皆股慄以死綴賊故青弋江得志為備_{青弋在江南東陵也}人亦不搖矣公前命寧國兵遮截之生得其跡白數十騎乃並山引退四月寇果復大入而鄱紀王洎亦自采石起援公宴勞加禮且諭之曰盜惡情詐吾盡得之矣緩則抵虛以自

張急則始降而脫死無他謀也今席勝而驕謂吾城不
勞而可繼則據臂而東前無絲髮之礙矣若知吾堅壁
待之其勢自歟將軍第按甲於威以伺其隙慎勿與之
驟戰也消息銳自州城日起四舍至南陵未會食而陣
遽死之明日中貴人復飲敗卒尚四五千傷痛之聲與
塵埃相雜而至江南雅自怯懦幸北軍以為固及聞消
敗相顧失色賴公前策消不足恃拒守益嚴又城中水
乏而泉自躍出人心益寧克免攻圍之患既踰月中貴
人沮撓無去意卒橫不能禁公以書讓之曰史之捕蝗
者既不克勝而且仰食于民是舉暴以濟災也今將軍
竊天下精兵挫於狂寇而又恣之俾民不得治其生業
何以稱主上所以待將軍之意哉中貴人詞詘發其
親吏入里舍歐奪民馬公乘門望之慶左右立提置杖
殺軍愕眙不敢留自後日夕撫循常若寇復至者其儲
蓄繕完之利到今賴焉噫公始以傑德峻望為時聳服
而費時恢濟之心人莫能見雖不得致其道以和平天

下然得境蔽障不潤得賦句有亦足濟庸而塞恨耳愚
嘗竊跡門下受知特異敢次見聞以聞史氏之聽

辯楚刑

楚謂獻璞者欺我乃連刑之酷哉曰彼獨鑒之不勝耳
然其嗜寶之心皆達於卞子故連刑之無怨王亦卒受
於楚國嗟乎國之嗜寶宜急於楚之嗜寶也必嗜賢上
心達于天下則負材求進者雖黜於見疑亦未為怨必
有釋其疑者則其卒用于世也可幾矣不猶愈于易其
知而嫌其進者耶嗟乎刑與辱上之所以肆於下也楚
無嗜寶之心下豈受刑上無嗜賢之實士豈受辱必待
試門而絕愧哉

容城侯傳

容城侯金炯者本蜀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
掠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誠子孫易
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虞生范生
皆傳修煉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

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屬之歷試臺閣號為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于婦

人女子媚嫵

文粹作威

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雖待

物無私方固不暇然疏陋者終恐忌積毀于上以為背而不相副炯亦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斥後有月餘之變時官滿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急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城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為輕薄子權威中或憮然自憂則挾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纁蓋便其術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連炯又鄙其為人乃復以議廢歸老子家太史公曰炯之連祖當軒轅時以化服於祝融氏得薦于上能強託天象無象字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提蓋其術亦規模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為舞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宏亦以精鍊見重觀炯

雖任用執執唯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為邪枉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移雨神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剝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去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怪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于天歸惠於己是神懷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利腥羶之贖何以為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教者何以為神假曰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為神危之奈何

議華夷

議天下之大勢者滯而拘古必曰困于德剛而簡謀必曰弭于威是皆不足挽阨危之機也必濟德于謀濟謀

於險庶幾可以壽宗社之數矣前古迂儒瞶耳援據滋惑不能中令之急病而近朝有心於經制者杜司徒之治道李安邑之地志元中書之安邊不謂不馳聘于古今成敗之際也唯賈僕時配并苞通華夷綿絡山川故圖摘要繁而不齊可謂勤而至精者矣雖然量力救時當置遠荒于度外國史事有追惜而不可形于紀述者或開防戰而不守或控制議而不行或倉庫棄而不保利害之效可見于斯愚是以觀而不厭也雖失之已久得不應哉

上譙公書

再拜伏愿以布衣犯將相之威者近皆相筮率為狂愚是輕薄子不能以恢然之量待今賢傑也相公得不念之耶某迹拘世累而業久于山援古勒今思有所棲者蓋竊惟近朝據重位而勇蹈功名之列恥天下有遺材直吾相國也又敢求吾相國之心所以未忍弄生民之望者固非滿濡于富貴豈不以常持大柄事或阻心且

復弛張俾無遺恨於不朽耶愚以是竊亦有以企天下之福矣雖在於至愚猶有輕慮誠以相公既當有得賢之或將尤以惜失自持既嘗屬決機權將尤以事不足問則黨附之嫌或興而專美之道可隘耳請陳其說夫用人也固得矣亦在知失之不足蓋為明則偏者德而賢者勸且無傷于愛士處事也固濟矣又知謀之不必自我為知則聽日廣而神明不勞且無傷于好謀是道也蓋哲賢用之而不竭相公得之而不疑坦懷至公自無愧古然後文尚制科之選武先西北之虞前年已上蜀相書抑簡誕以指空峻規程而括寬則病應適時之宜盡矣此皆相公夙自貯於沉實而小子雖吃悖不能面發願激揚於片詞耳非為挾利之資也抑自古鈞奇而售跡者既多以分蹇動無所合且寔必俟臨機方見其萬一非散率易併躡專威干犯之誅則不復自同輕薄子以為疑懼俟命再拜

天用

材賦而驚捷者不待賦而後食蓋濟己之約得以自任也龍雖善致風雲然必有所乘而後能施其澤吾知其不能自神矣苟專其用而汲汲於濟物亦將救禍之不能雖川后岳靈孰可捷其所守哉噫時乎時蓋賢哲之所宜果唯用天之用然後功約而濟博

與王駕評詩

一本有書字

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于指賢亦未足自謂必俟推於其類而後神雖而色揚令之贊藝者反是若即囑而斷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樂之戎攻耳以是率人以譏莫能自振痛哉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于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池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蘄州趣味澄澹若清沈之貫達大歷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勸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無可劉德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厭後所聞徒稱淺矣河汾端鬱之氣宜繼有人

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沉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于其類豈止神蹤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擇選製月劫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忤也道之不疑

說鶯

鶯雖同類有巧拙之目里人構其寢始就而拙者遽巢其間巧者繼至必搏而逐之俾之他室雖重推亦以為恨里人不能決其去留者蓋辨之不早辨耳噫彼之所工豈能自固其室已或為拙者所沮人尚惜之然則賢不肖之取舍其利害于天下何如耳治亂之兆孰易于此乃繫于所擇後先耳可不惜哉可不惜哉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一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二

一鳴集

雜著

與李生論詩書

文之難而詩之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賀於適口者若醲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醲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以充飢而速輟者知其醲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濟蓄溫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筆編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餘大抵附於蹇澁方可致才亦為體之不一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常自負既久而通覺缺然然得于早春則有草嫩侵沙短冰輕著雨銷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隔谷見雞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悵大山諸詩楚田

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銜人得于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春裏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棹悲風和鶻喜靈宋本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雕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驛驢思故第鸛鶴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得于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蕭僧儀得于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龜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鶯鶯終早得于郊園則有遠陂春早添猶有水禽飛上句綠樹參拂得于樂府則有晚柱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于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于悵適則有客來當意慙花餘遇歌成雖庶幾不瀟于淺澗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又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古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故園春歸未有又殷勤元日日歌午宋本

作又明年

上句甲子令望皆不拘於一舉也蓋絕句之

教生流尺自憐

作本於諸極此外十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倘復以全美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勉旃某再拜

宋本無此三字

題柳柳州集後

金之精麗效其聲皆可辨也豈清于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為文為詩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思觀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技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闢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勦敵也愚常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挾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敘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為道逸非無意于淵宏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深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玩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

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愈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無或偏說以蓋其全工

休休亭

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其一作具美在焉司空氏禎貽給休休亭本濯纓也濯纓為陝軍所焚愚竄避踰紀天覆雲亥歲滿給人安既歸葺於壞垣之中構不盈丈然遷更其名者非以為奇蓋謂其材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且老而賸三宜休也而又少而墮長而事老而迂是三者皆非致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盡遇二僧其名皆上方刻石也其一日闍願謂吾曰常為汝之師也昔矯於道銳而不圓為利德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銘耳且汝雖退亦嘗為匪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為耐辱居士歌題於亭之

東北極自開成丁己歲七月距今以是歲是月作是歌
亦樂天作傳之年六十七休休休一本上休字乎且又殘而
可以自任者不增愧負於家國矣復何求哉天復發我

秋七月記

吟諾休休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醜是長教閑處著休
休莫莫一局碁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
活人黃金難買塔磨鷄若曰爾何能答言耐辱摸

山居記中條

中條號蒲津東顧拒虞鄉繞百里亦猶人之秀發必見
於眉宇之間故五峯頭然為其冠珥是豁蔚然涵其濃
英之氣左右函洛乃滌煩解實之境會昌中詔毀佛官
因為我有谷之名本以王官廢壘在其側今司空氏易
之為禪陵谿亦曰禪貽云愚以家世儲善之祐集于厥
躬乃像刻大慈殿新構於西北隅其亭曰證曰證因之
右其亭曰擬綸志其所著也擬綸之左其亭曰修史勗
其所職也西南之亭曰濯纓濯纓之窓曰一鳴皆有所

營堂曰三詒之堂室曰九籥之室竊其塵以模玉川於
其間傳列國朝至行清節文學英特之士庶存聲激耳
其上乃之亭曰覽照懸瀑之亭曰望心皆歸於釋氏以
栖其徒愚雖不佞猶幸處于鄉里不侵不侮處于山林
物無天伐亦足少庇子孫且詎知他日復覩時容訪陳
跡者非今茲誓願之証哉久于斯石庶幾不昧有唐光
祿三年丁未歲記

注隱征賦後述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
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將之休猶或時道文學以欣
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諛擢致懷于累千百言亦猶虎
之餌毒蛟之飲鐵其作也雖震師林鼓溟漲不能快其
咆哮之氣且料爵之設是多得于彼而少喪於此宋平無得
少二修其虛而歎其實彼或一作充然自意而又以拱
熙相持豈不知謂設于晷刻之間一作日月蠅翔而
蟻腐耳然則著明幸于奔馳而能以隱征爭勦千載之

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
于彼哉且上自聖智下至豪特之士得于文學者多矣
豈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况面牆而悻
繆者何翅于此耶愚前所述雖已志道其適壯懷艷矣而
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是以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
著揮英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于盧君且兄稟精
英一作英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策一旦憤抑肆其筆
舌亦猶武人逞怒于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于讎敵
必貽家國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
慮哉

題東漢傳後

儒衣而武弁者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持
之者矣君子救時雖切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
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適不能化力
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歛鉤黨之禍至
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宋本區區之身雖宋本無此字殘壞天

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邱之容衆郭有道之訪人其意
未嘗沮物彼亦不辱其毒利害可見矣且驚獸不草其
暴麟不足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為瑞也况彼
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奴奴以至於大亂哉惟據正而能
屈已者庶可與權

貽王進士書

辱示製述甚非所宜敢不以所說陳於左右哉楚宋交
怒而使在其間宋人有得玉于境者過楚使適至諄示
之楚人謀沮其玉請先譽于宋國既獻宋果怒曰玉產
於吾土而價張于吾讎是欺我也也不果售今吾守道固
窮且竊文學之譽是邪競沽虛者之讎嫉也吾子之才
固奇矣乃以所贊寘於吾懷是玉未適於市而噪者已
盈于門矣必曰不投知于司空氏必曰不受知于司空
氏則雖吾子之奇必足達得志於時矣舍是無他術也
所說益映不敢發押幸詳其意勿冒時之所忌

太原王公同州修壩記

洛自西北起大河蓋同源於積石伏而乃離發而復合耳故其水皆渾而悍暴難制然左輔土田賴之為膏壤堰雖勞不可廢也而又振泥加厚水勢益仰去政治之治之勤日倍也大中末州南堰壞久不能復比歲旱蝗閔畿尤困咸通五年太原王公自中書舍人出牧是邦思所以利人者亡易於此乃省公用節私費慨徒賦役躬親率屬得健吏于廷授以成規亦既集事而中作而甚川壑會流雷風蹴雨而鼓之益肆狂嚙雖有力者堅百仞之阜亘為其防亦不能禦勢明矣必俟志誠克數旁資感効耳公晨往河端踰陳牢醴既以陰雲潰穴功倍人悅翌日堰乃成水折而東皆若導而徒令邑里交賀合樂以迓之流聞京師中外以為國慶時國家兵役屢興漕輓已絕故自淮汴至于河潼之交百數皆剗人無所仰視之者雖已鬻食亦若銜飯而返農飢卒急何以振其威力哉閩中不涸之轍必本是堰公果成之以明大計雖旋亦決敗而功緒足遺後人矣七年秋愚自

蒲獲展嘗見之禮出次近垌備得其事因著于篇以彰勸濟之志云

與惠生書

足下某贊於天地之間三十三年矣及覽古之賢豪事跡慙企不暇則又環顧塵幾自知不足為天下之贊也噫豈非才不足而強者耶雖然丈夫志業弘之猶恐自弱誠不敢以此為憚故便文之外往往探治亂之本俟知我者縱其狂愚以成萬一之效壯心未決俛仰人羣今遇先生俾僕得以盡論願修本討源然後次第及於濟時之機也唐虞之風三代非不弊也賴聖人先其極而變之不滯耳秦漢而下時風益澆視之而不知其弊矯之而不知其變質文莫辨法制失中侮儒必止泥儒必剛則士大夫雖有自負雅道者既不足以鎮之而又激時時之怨耳漢魏之際其弊益極惡焉融胡廣之流流故李膺驚而峻誠何晏桓範之俗則王衍簡而清矯之而不知滯之而不顧始以類聚相扇終以浮黨見嫉

以至於國家皆瘁不寤也悲夫故愚以為今欲應時之病即莫若尚通通不必叛道而攻利也隘則驅之以讎已樹政之墓莫若尚法法不必任察而嗜刑也弛則忘之以陷人捨此二者伊周不能為當今之治苟在位者有問于愚必先存質以究實鎮浮而勸用使天下知有所竟而不自窘以罪時焉噫有必不能辨之于言者有之矣未有無其心無其言可以垂名於不朽者且一家之治我是而未必皆行也一國之政我公而未必皆行也就其間量可為而為之當有以及於物不可為而不忘亦足以信其心必曰俟時而後濟其仁蓋無心之論夫百人並迫于水火可皆救之斯幸矣不可皆拯則將竭力救其一二耶將高拱以視之也幸先生以質於時賢當其有心然後編次第之說再拜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二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三

一鳴集

雜著

疑經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耶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之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否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為魯不為周耶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為晉侯諱召天子豈不為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如欲盡誠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于諸侯之史是悔愆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入責其稽命則曷不書曰天王使某賁金備以取金為不文宋本無不字曷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賁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向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儒文誤

焉不爾何子及之徒不能措一言哉舍是而譏訶皆小
小者爾

疑經後述

愚爲詩爲文一也所務得諸己而已未嘗掇拾前賢之
謬誤然爲儒證道又不可皆無也嘗得柳子厚封建論
以爲三王樹置蓋勢使之然又有是甚弘之辯意其多
於救時今夏孫郅自淮陽絨所著新文而至愚雅以孫
文不尚辭待之頗易及見其卜年論又聳然加歎今鍾
陵秀士陳用拙出其宗人獻所作春秋折衷論數十篇
贍博精緻足以下視兩漢迂儒矣因激剛腸乃有詆經
之說亦疑經文誤耳蓋急於時病言或不得其中亦欲
鼓陳君之銳氣當有以復於我耳時光化中興二年

復陳君後書

吾既以疑經爲後述矣今年夏陳君果復致累百言且
援穀梁之說欲以瞞吾吾熟視其書率意而答之足下
所復云云非不知也且夫謂之求則固當僭受其譏矣

雖然勇姑之疾且饒苟力不能制其悍婦則必贏其聲
求哀于一飯豈忍誦之乎吾本朝之臣耳豈敢誨其苞
茅不貢之漸耶千載之下必有知言者不多譚

與極浦書

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
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景象外之景豈容易可譯
哉然題記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也愚近有
虞鄉縣樓及柏梯二篇誠非平生所得者然官路好禽
聲軒車駐晚程即虞鄉入境可見也又南樓山色秀北
路邑偏清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其柏梯之
作大抵亦然浦公試爲我一過縣城少留寺閣足知其
不作也豈徒雪月之間哉佇歸山後看花滿眼淚迴首
漢公卿人意共春風上二句楊燕子哀多如更聞下至於塞廣
雪無窮之句可得而評也鄭離事不罪章指亦望呈達
知非子任筆

月下留丹壺